

藍天展新翅

黃知義著



萌芽丛书

蓝天展新翅

黄知义著

萌芽編輯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合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装帧、插图：何孔蔚

蓝天展新翅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号 10023 字数 63,000 开本 787×1003 毫米 1/32 印张 4 1/16 插页 3

1965 年 8 月上海第 1 版 1965 年 8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 (平) 00001—29000 册 (软精) 0001—1500 册

平装定价 (3) 0.36 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空军某部青年业余作者黄知义同志的第一个集子，共收写空军题材的短篇小说七篇，这些作品，都是写先进人物的，它们广泛地反映了我空军部队男女飞行员、雷达站工作人员、无线电员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作品内容比较朴实，富有战斗气息。



編輯例言

《萌芽丛书》和《萌芽》月刊一样，以帮助无产阶级文学新军的成长为目的。作为丛书，它的任务和刊物稍有不同，倘使把刊物比作文学战线上新战士的练兵场，那么《萌芽丛书》就是开赴前线的文学新军的检阅。编者热情地祝愿和殷切地期望他们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萌芽丛书》的内容必须广阔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塑造光辉的先进人物形象，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作品要充满战斗的激情，充满彻底革命的时代精神。它应当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赞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英雄谱，是新中国向前飞跃发展的绚丽画卷。

《萌芽丛书》包括：

一、《萌芽》月刊上发表的新人新作选集。自一九六四年起，每年一次，从《萌芽》选出比较优秀的作品，按小说、散文、诗歌分类编印成集。

二、近几年来涌现的文学新人的专集，内容范围不限于《萌芽》上发表的作品。未发表过的作品或

长篇不在編选之列；已在全国性出版社出版过专集的作者，他們的作品不再考慮列入这套丛书；已在本丛书出版过专集的作者，第二次出专集时也不再列入这套丛书。

本丛书由《萌芽》編輯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共同編輯。凡是发表过一定数量作品的新人，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剪样寄来，由編輯部和作者协商編选。作品有一定质量但还存在一些問題的，我們尽可能和作者一起研究修改；数量不够的，我們先留下可用的作品，等待作者繼續写出新作后，編选成集出版。

我們希望得到各級組織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使《萌芽丛书》能比較集中地展示文学战线上新人新作层出不穷的景象，让大家看到无产阶级文艺新軍欣欣向荣地成长。

《萌芽》編輯委員會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一九六五年八月

目 次

蓝天展新翅 ······ ······ ······ ······ ······	1
未见过面的教員 ······ ······ ······ ······ ······	12
导航人 ······ ······ ······ ······ ······	19
新飞行员預約稿件 ······ ······ ······ ······ ······	36
“空战”之前 ······ ······ ······ ······ ······	45
女机长 ······ ······ ······ ······ ······	67
鋼釘 ······ ······ ······ ······ ······	90

蓝天展新翅

与一个新战友见面，人們心里总是甜滋滋的，這說明革命在发展嘛！新战友是新的力量、新的血液，意味着新的胜利嘛！可是，有沒有不愉快的见面呢？生活回答我們，那也是有的。譬如說，我們秦亮中队长与他新来的僚机江虎的见面，就是不愉快的，至少說，是不大愉快的。

两小时以前，秦亮中队长从兄弟部队比武回来，一进门，团长就迎着他說：“秦亮，你的‘翅膀’調到二团当长机去了。”

“翅膀”是秦亮对自己的僚机小罗的称誉，他常說：“长机离开了僚机，是不能圓滿完成任务的，我的成績与小罗是分不开的，他是我的‘翅膀’。”现在，听到与自己相处了两年的战友調走了，秦亮有点舍不得；但看到战友进步了，心里又挺高兴。不过，他仍裝着不快活的样子，冲着团长說：“你反正得照样配一个‘翅膀’給我。”

团长一眼看透了他的心思，点着他的鼻子笑了：“哈哈，你又在耍点子！”說到这里，团长马上改了口

气，用有点严肃的口吻說道：“同志，长江后浪赶前浪。两小时后的准备会上你看吧，包你滿意。”

为什么要等两小时呢？秦亮一問才知道，原来今天放假，他的新僚机江虎請假出营了。

可是，现在已經过去两小时零三分钟了，會議室的人都坐满了，大家閑扯着，就等一个人——上街未回的江虎。秦亮看了看表，又过去了一分钟，他的眉头不觉跳了两下，轉过头，他望着团长，那不大滿意的眼光似乎在說：“唉！你瞧，第一次见面就不能准时，別等了，还是开会吧！”

是呀，又有什么比飞行员的組織紀律性更重要呢？一个人在天上，穿云拨雾，任意翱翔，都是有严密的組織紀律的呀！有人說，飞行员的組織紀律性是用对党的忠誠来表现的。然而，我們秦中队长的新僚机江虎，却連在地面上起碼应有的組織紀律观念都沒有，开个会也迟到了，这样的“翅膀”并不理想呵。

一朵暗淡的灰云从秦亮心中浮了起来。团长从秦亮皺紧了的眉头，看出来了，他用鉛笔击打了一下桌面，說：“好吧，不等了，开会！”

团长話音未落，一陣皮鞋大步踏在水泥地上的咯咯声，把大伙的視綫一下引到了那通向走廊的房門，门口就象从天上掉下一个人似的，咣嗒一声，站着一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他用洪亮的声音报告：

“飛行員江虎遲到！”

多糟糕呀，年輕的飛行員同志，你沒遵守時間，遲到！你干什么去了呢？上街玩嗎？看羅，你這一脸汗水，你這直出大氣的鼻孔，唉，不是马上要開會，你一定会受到一串直率的溫暖而严厉的詢問。現在，開會了，團長望了一眼秦亮，又望了一眼門口的江虎，想說句什麼，却又改了口：“坐下吧，我們已經開會了。”

不知為什麼，小伙子的臉刷的一下紅到了脖子，汗也顧不得擦，大顆汗珠從額上掉了下來。他慢慢地摘下了帽子，露出來一头正冒着熱氣的黑頭髮，輕輕地走到一個特為他留的，面對着秦亮的座位上。就在江虎坐下抬起头來的一剎那，秦亮的心猛然一跳，這是一個多么熟悉的面孔呵！看，那方方的臉，一双大刀眉，一张寬嘴巴，以及那一對大耳朵，都是明顯的特徵，特別是那一皺眉、一眨眼，那深思的樣子，簡直太象……太象誰呢？秦亮一時想不出来了，他心里笑了一下：“胡扯啥，剛才見面哩，怎麼又會是老相識了，我還沒有碰到過上街遲到的呢！”想到這裡，團長布置的關於下一次的雙機飛行任務，把他的思路全部引過去了。

“……明天第三個編隊由秦中隊長飛行。”團長繼續說着。說到這裡，江虎猛的一扭頭，眼光在全屋掃了一圈，最後又落在秦亮身上，那眼光既熱情，又

似乎还有点内疚，倒把秦亮看得不好意思了。团长看出来了，马上介绍說：“哦，我忘了介绍了，来，江虎同志，这是秦中队长。”

旁边不知誰插了一句：“小江刚才已經自我介紹了。”

这句引起了笑声的插話，在江虎脸上立即得到了更明显的反映，他的脸又紅了。但是，他并没有絲毫局促，而是霍的一下，从凳子上立了起来，大大方方的伸出了右手，一把握住了秦亮伸过来的右手，就說：“中队长，你飞吧，不管你飞多高、飞多低、飞多快，我就是一身飞碎了，也保証配合你完成任务。”

这句話，把大家全引笑了。特別是秦亮，他心里不愉快的影子，被这一陣春风般的語言，顿时吹得无影无踪。他笑道：“不行呵，人飞碎了，飞机也要掉了。”实际上，他心里在說：“看来这个新手，还不简单呢！”

可是，迟到总不是一个好飞行员的特征吧。

会一散，秦亮就把江虎拉到一边，温和亲切地問他：“今天上街干什么去了？迟到，多不好。”

江虎嘴巴开始一抖嗦，想說句什么，突然又閉住嘴，一拍大腿，“唉——”的一声，在一个凳上坐了下来：“都怪我忘了看表，这第一次……”

看见新战友难过的表情，秦亮心动了，宽慰他說：“嗯，不要太难过，你不是說初次嗎？以后不要再

迟到……”

誰知，江虎不同意他這句話，從座位上立了起來，斬釘截鐵地說：“那，不行。中隊長，我請求在中隊會上檢討，請大家批評。”沒等秦亮開口，他又接着說道：“過去，八路軍一個女醫生，為了准时趕到火線上搶救一個重傷員，她不顧身孕，一口气地跑，等把傷員救過來，自己却早產了。我們一個飛行員，分秒必爭，地面還遲到……”

一聽到這個故事，秦亮心里又是猛的一動，這正是洪軍長過去當師長時講過的，他的第三個兒子出生的故事呵！於是，他馬上問道：“你從哪兒知道的？”

他這一問不要緊，對方可楞了一會，馬上臉一紅，低下了頭，聲音也輕了，說：“我是聽來的。”

“哦——”秦亮舒了口氣：“我还以為你是從洪軍長那兒聽來的呢。”說着，他拍了一下江虎的肩膀，眼睛從江虎臉上，慢慢移向了遠方，滿懷情意地回憶起來：洪軍長當師長時，帶我飛過，他談過他這個三兒子出生的故事，說是不管哪條戰線都要爭時間，爭得時間就是勝利的開始。何況，我們飛行員在天上一分钟就是十几公里。

秦亮一說完，江虎猛一抬頭，叫了一聲：“等等。”就跑了出去。一會，他拿了一個布袋子回來了。這個布袋子有兩巴掌大，袋子的黃色已褪了，但那中間一個端端正正的用綫繡的紅五角星却仍然非常奪

目。江虎解开了布袋，从里面掏出一本日記本。看来，袋里面还有不少东西，拿出日記本时带出了一根长长的穿了針的藍線和两块洁淨的旧布条。江虎打开日記本，急匆匆的写了一会，然后，往秦亮面前一送：“中队长，你来检查。”

目睹这一切的秦亮，被这句話弄懵了，干什么检查？他马上就看日記本，只见墨迹未干的几行字是：

我回营忘了計算時間，迟到了五分钟，这不是小問題，决心今后再不出现。

請秦中队长检查

秦亮兴奋了，他順手就由后向前翻去，只见每页上都記的是江虎的个人問題和毛主席的話 的对照，有的是检查人写的，有的是江虎的自我检查，当他翻到最前面的扉页上时，那里写有八个大字：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下面的題名是：江英。

“江英是誰呀？”秦亮問了。

“媽媽。”江虎脫口而出，但他马上发现了什么問題似的，插断了秦亮的問話：“中队长，今后你就常检查我吧。”

“好，愿你不負媽媽的囑咐。”秦亮大声回答着，把本子交給了江虎。是呀，年輕的战友，你應該有这么一股劲。有这股劲，在地面上是个好战士，在天上是个好战鷹。

江虎沒有违反自己的决心，晚上看电影时，他准时的按“第二天飞行，二十点三十分钟就寢”的规定，第一个猫着身子退出了人群；第二天，上机场去时，他又第一个立在集合点。秦亮觉察到了这些，他暗暗称贊：会是一个好“翅膀”的。

当然，真正的好“翅膀”，还要看天上。

今天天气好极啦，万里碧空，几絲白云，就同秦亮的心情一样，无限宽广。当汽车开往机场时，他发现江虎在汽车上还练目測，不觉心中更增添了一份喜气，一下汽车，他竟兴奋的在江虎肩上拍了几下：“来，我們再练几下动作，好上天！”

一听练几下动作，江虎乐了，手往口袋里一伸，就掏出了两架小飞机。嘴，小伙子早准备好了。

他們刚准备练，团长从指揮车上来了電話，叫秦亮先单独試飞一次，一面熟习一下动作，一面看看天气。秦亮一摆手，說了声：“回来练。”就走了。

秦亮在天上試飞了一圈下来，刚一着陆，就往休息室跑，江虎却不见了。然而，在休息室的桌上，他却看到了一封信，信被自己常喝水的杯子压着，杯子里满满装了一杯开水。秦亮有个僻性，每飞一次下

来，都要喝几口水。现在杯子里水温正好，他心里說：这是哪个同志做的好事呵。他端起来咕噜咕噜喝了几口。一边喝水，一边看手里的信封。这是老“翅膀”写来的。他很想马上就看，可是不行，江虎正等着练动作呢，他便把信往口袋里一塞，就找江虎去了。可是休息室四周都不见江虎，他突然想起昨天的事，心里不由得一紧。正在他着急时，外面传来一阵笑声，循着笑声看去，原来在他的飞机旁边，地勤同志正围着一个飞行员在介紹什么，他便急急地走了过去。仔細一瞧，飞行员就是江虎。等他一走近，这些机械、軍械、特設、电气員們就嚷开了：“秦中队长，快来，你的江虎在向我們了解你的特点呢！”一个机械員同志竟把江虎往秦亮面前一推：“你再找秦中队长本人了解吧。”江虎一听，脸又紅了。

对于战友这样的举动，秦亮还有什么說的呢。他和江虎练了几下动作，一起走近各人的飞机，爬上小梯时，他反复的只是說：“跟不上，莫急，尽量跟，做完一个动作，我讲一个动作。”

但，事与愿违。当秦亮、江虎到达了指定空域时，耳机里传来了一个渾厚的地面指揮員声音：

“1401，听我指揮。”

1401是秦亮的代号。他一听，这声音不就是洪軍長的声音嗎，就是这声音，在空中糾正过他的动作，在追击敌机时給他指过航向。今天，这声音又要

指揮他练本領了。他很激动，大声的答了个：“明白。”接着想把这消息告訴江虎，可是，迟了，地面叫江虎把波道改了。这一改，秦亮紧张了，他耽心江虎，这第一次，他能編上嗎？但现在已来不及想这些了，地面发了第三个命令，叫他下滑倒轉航向 340。秦亮马上跟着做了，但一做完，他就回头看江虎，一看，他心里不觉一喜，江虎不仅沒拉下，还正跟在他的右上方，向他摆翅膀呢！結果，地面第四个命令，江虎仍沒被甩下，于是，第五、第六……江虎編得很紧，这种和諧的飞行哪，简直就是一首詩。

秦亮下了飞机，非常高兴，軍長的难题，江虎的机灵，都使他感到非常爽快，这样的双机，打起仗来，那就是个捏成一团的拳头！他拉着江虎就往指揮车大步走去，他决心向軍長介紹一下他这个新的“翅膀”。

穿着軍服的洪軍長果然坐在指揮车上，团长立在一旁，就在秦亮步子越走越大时，江虎却不肯走了。秦亮哪管这些，說了声：“洪軍長是我們的老师长，可好哩，怕什么！”拉着江虎就跑了起来。指揮车上的团长哈哈笑了，洪軍长射来一股特別的目光，似笑似喜地盯了一下江虎。

沒等秦亮敬礼，团长就問了：“刚才軍長从二团給你捎来的老‘翅膀’的信，看了沒有？”

秦亮这才想起口袋里的信，掏了出来，一扬：“是

不是这封？”

“就是，刚才我到休息室交给江虎的。”

秦亮一听江虎，突然又想起了那杯水，这时，他才发现，原来江虎连他的生活习惯都摸到了！真是一个好僚机！可是谁告诉他的呢？他看了信，便一切都明白了。

……中队长，当星期天江虎到我这儿来时，我就发现，他比我强。就从他牺牲休息，跑到我们基地来，向我了解你的飞行个性这点看，我就感到他比我强。真想留他多谈谈，可惜，路太远了，来回占了他不少时间。……

“原来你是这么迟到的！”秦亮猛的一下拉过站在身后的江虎，紧紧抓住他的双肩。但他只说了这一句，就感到心里一股热流冲出来，哽住了喉嚨，他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是连拍带推地把不肯向前的江虎，往指挥车跟前推：“洪军长，我们的新‘翅膀’，好……”

可是军长的回答却十分奇怪，秦亮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军长只淡淡的说了一句：“别表扬他了。”秦亮惊疑了，他竟对着军长发起楞来。就在这时，他看到军长脸上飘过一丝笑意，那皱纹舒展多了。可是立刻又严肃地转向江虎说：“任何时候都不